

傳統中國研究集刊

Journal of Historical China Studies

上海社會科學院《傳統中國研究集刊》編輯委員會 編

第三輯

Vol.3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《傳統中國研究集刊》編輯委員會

主 任 芮傳明

副 主 任 錢 杭 虞萬里

委 員 (按姓氏筆畫爲序)

王家範 芮傳明 徐文堪 陳克艱

程兆奇 程念祺 虞萬里 錢 杭

韓 昇 鍾國發 羅義俊

本輯主編 虞萬里

目 錄

《春秋》發疑·····	清方苞著 嚴壽澂標點/001
楚竹書《周易》校記·····	何琳儀/022
上博六《莊王既成》、《申公臣靈王》、《平王問鄭壽》、《平王與 王子木》新探 ·····	周鳳五/058
上博《曹沫之陣》考釋二則·····	林素清/068
說“舉禱” ——兼論楚人貞禱的時間頻率·····	楊 華/070
釋楚系簡帛中的“弼”字 ——兼論車蔽之形制及別名·····	林志鵬/088
《國語·晉語四》韋注辨正·····	俞志慧/104
《莊子·德充符》析義·····	張文江/118
諸子出於王官說平議 ——春秋時期世官制度之崩頹與諸子興起·····	李若暉/132
《史記》、《後漢書》年代辨誤二則 ·····	周 言/149
兩漢“三代始祖感生說”述論·····	魯瑞普/154
鄭玄校《三禮》取捨異文所遵循的習用易曉的原則考析·····	楊天宇/181
《穆天子傳》所見東西交通路綫·····	余太山/192
《穆天子傳》的古本舊注·····	朱淵清/207
漢唐經學史料索隱 ——“(皇侃《論語義疏》)存漢晉經學之一綫”說釋析·····	顧 濤/222

有分識與賴耶識·····	陳克艱/238
關於對“印度”等譯名的考辯和研究	
——紀念師覺月教授逝世五十週年·····	徐文堪/256
敦煌文書什物曆器物叢考·····	揚之水/266
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各本異文考·····	徐時儀/296
《鄭虔墓誌》考釋·····	陳尚君/315
李林甫與開天朝局研究·····	陳 磊/335
《玉溪生詩說》版本文獻探考·····	廖宏昌/357
范仲淹《岳陽樓記》事考·····	李偉國/364
關於劉敞的四篇禮“義”·····	葉國良/382
《春秋》“史外傳心要典”說初探·····	趙伯雄/391
《增修互注禮部韻略》撰著年代獻疑	
——略及毛晃父子生平之查考·····	李子君/400
《玄風慶會錄》作者考·····	党寶海/442
清人著述題跋二則·····	黃曙輝/452
試論毛奇齡的經學思想和學術地位·····	丁 鼎/455
略論《康熙字典》·····	楊蓉蓉/466
《五禮通考》“喪禮門”編纂評析·····	張 濤/489
四庫館臣輯《永樂大典》佚書考·····	史廣超/510
《清史列傳·儒林傳》考證·····	陳鴻森/552
阮元與詁經精舍的學術崇尚·····	劉玉才/567
論標點本《十三經注疏·毛詩正義》中的幾個問題·····	張寶三/577
陳奐與汪喜孫交遊述略·····	柳向春/597
✓ 劉師培《左傳》學的傳承與嬗變·····	張素卿/623
《黑黑癸未詩詞存稿》箋釋(上)·····	程羽黑/636

Contents

A Discussion of Some Problems in *Chunqiu* (《春秋》發疑)

..... Fang Bao(方苞, Qing Dynasty), compiled by Yan Shoucheng/ 001

The Textual Remarks on Chu's Bamboo Slips of

Zhouyi (周易) He Linyi/ 022

A New Interpretation of Bamboo Slips(*Zhuangwang Jicheng*,

莊王既成 etc., No. 6) Collected by Shanghai Museum

..... Zhou Fengwu/ 058

Two Notes on *Caomo Zhi Zhen* (曹沫之陣) (Bamboo Slips,

in Shanghai Museum) Lin Suqing/ 068

The Meaning of *Judao* (舉禱) and Time Frequency of Prayer

in Chu's People Yang Hua/ 070

The Character *Bi* (弼) in Chu's Bamboo Slips and Silk

Manuscripts and the Research Concerning Cover of

Ancient Chariot Lin Zhipeng/ 088

Corrections of Weizhao's Commentary of the Fourth Part of

Jinyu (晉語) in *Guoyu* (國語) Yu Zhihui/ 104

An Analysis of *Dechongfu* (德充符) in *Zhuangzi* (莊子)

..... Zhang Wenjiang/ 118

The Decline of Official Hereditary System and the Rise of

Various Schools of Thinkers in Late Zhou Li Ruohui/ 132

Two Notes on the Chronology of <i>Shiji</i> (史記) and <i>Houhanshu</i> (後漢書)	Zhou Yan/ 149
A Study of Mythological Connotations in Xia, Shang, and Zhou from the Materials of Former and Later Han Dynasties ...	Lu Ruijing/ 154
The Choice of Alternative Texts in Zhengxuan's (鄭玄) Commentary of <i>Three Rituals</i> (<i>San Li</i> , 三禮)	Yang Tianyu/ 181
The Communication Lin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the <i>Mu Tianzi Zhuan</i> (穆天子傳)	Yu Taishan/ 192
The Old Commentary of Ancient Edition of the <i>Mu Tianzi Zhuan</i> (穆天子傳)	Zhu Yuanqing/ 207
The Classical Learning of Han and Jin Dynasties found in <i>Lunyu Yishu</i> (論語義疏) Written by Huangkan (皇侃)	Gu Tao/ 222
On <i>Avayavi-rūpa</i> (有分識) and <i>Ālaya-vijñāna</i> (賴耶識)	Chen Kejian/ 238
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Names of India-In Commemoration of Prof. P. C. Bagchi	Xu Wenkan/ 256
Some Remarks on the List of Implements in Dunhuang Manuscripts	Yang Zhishui/ 266
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Different Editions of <i>Yiqiejing Yinyi</i> (一切經音義) Written by Huilin (慧琳)	Xu Shiyi/ 296
A Philological Study of <i>Zhengqian Muzhi</i> (鄭虔墓誌)	Chen Shangjun/ 315
Li Linfu (李林甫) and the Imperial Court of Kaiyuan and Tianbao Periods in Tang Dynasty	Chen Lei/ 335
On the Textual and Philological Studies of <i>Yuxisheng Shishuo</i> (玉溪生詩說)	Liao Hongchang/ 357
A Study of the Famous Prose <i>Yueyanglou Ji</i> (岳陽樓記) Written by Fan Zhongyan (范仲淹)	Li Weiguo/ 364
Liu Chang's (劉敞) Four Articles on <i>Li</i> (禮)	Ye Guoliang/ 382

A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Nature of <i>Chunqiu</i> (春秋)-Is It a <i>Shiwai Chuanxin Yaodian</i> (史外傳心要典)	Zhao Boxiong/ 391
The Composition Time of <i>Zengxiu Huzhu Libu Yunlüe</i> (增修互注禮部韻略) and the Life Story of Mao Huang(毛晃) and His Son	Li Zijun/ 400
On the Authorship of <i>Xuanfeng Qinghui Lu</i> (玄風慶會錄)	Dang Baohai/ 442
Two Notes on Short Comments of Works in Qing Dynasty	Huang Shuhui/ 452
The Opinion of Classics and the Academic Position of Mao Qiling(毛奇齡)	Ding Ding/ 455
An Introduction to <i>Kangxi Zidian</i> (康熙字典)	Yang Rongrong/ 466
The Compilation of <i>Sangli</i> (喪禮) Section in <i>Wuli Tongkao</i> (五禮通考)	Zhang Tao/ 489
The Lost Books in <i>Yongle Dadian</i> (永樂大典) Collected by the Compilers of <i>Siku Quanshu</i> (四庫全書)	Shi Guangchao/ 510
A Study of <i>Rulin Zhuan</i> (儒林傳) in <i>Qingshi Gao</i> (清史稿)	Chen Hongsen/ 552
The Academic Trends of Ruan Yuan(阮元) and Gujing Jingshe (詁經精舍)	Liu Yucai/ 567
Some Problems on the Punctuation Edition of <i>Maoshi Zhengyi</i> (毛詩正義) in <i>Shisanjing Zhushu</i> (十三經注疏)	Zhang Baosan/ 577
A Survey of Chen Huan's(陳奐) Friendly Contacts with Wang Xisun(汪喜孫)	Liu Xiangchun/ 597
On the Inheritance and Change of Liu Shiwei's(劉師培) Studies on <i>Zuozhuan</i> (左傳)	Zhang Suqin/ 623
The Comments of Heihei's Poems and <i>Ci</i> Poems in 2003 (Part 1)	Chen Yuhei/ 636

劉師培《左傳》學的傳承與嬗變

□張素卿

〔摘要〕劉師培身為儀徵劉氏之學的第四代傳人，素膺厚望，以博聞強記之資，既致力保存國粹，並吸取西學新知，在傳統學術的現代轉型歷程中，具啓蒙之地位。年僅 36 歲，而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計有著作 74 種，其中關於《春秋》《左傳》學的系列著作實為一生學術之主力，相關議論彼此延續連貫。劉氏傳續家學，秉持通經致用之精神，投身革命，倡議改革；立論常援引經傳，尤積極闡發《左傳》嚴華夷之界、富民權思想之要義；又針對劉逢祿、康有為攻訐《左傳》之說，辨偽辟謬，進而詮說古例。所論大抵脫胎於家學，又因應當世議題而嬗變轉化，帶有時代的印記，為後起者之考辨、論述，導夫先路，對民國以來《左傳》學之發展有不容忽視的影響。劉氏傳承清代“漢學”而向現代轉型，當屬民國經學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
〔關鍵詞〕劉師培；《左傳》；現代轉型；民國經學

〔作者簡介〕張素卿，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

一、引言

劉師培(1884—1919 年)字申叔，號左龕，一度改名光漢。他生當局勢錯綜的年代，在滿漢華夷之界，君政、民主之間，以及傳統國學與西學新知交會之際，隨波周轉起伏。三十六年短暫的生命，通古學以為今用，遂居啓蒙之先驅；勤於撰述，著作豐贍，於是耀人耳目於一時；因政治取向變遷，最後抑鬱寡合而終。

如錢玄同所言，在時代交替的風潮裏，不少學者“思出其邃密之舊學與夫深沉之新知，以啓牖顛蒙，拯救危亡”，他列舉十二位“在此黎明運動最為卓特者”，劉師培身居其一，與康有為、宋衡、譚嗣同、梁啟超、嚴復、夏曾佑、章炳麟、孫詒讓、蔡元培、王國維、崔適諸大家並列。^①其中，劉氏年紀最輕，享年也短，却與一代學人交遊共事，同享盛名。可惜他始則參與革命，却中途變節，轉而倚附滿清大員端方，民國初年又參與籌安會，勸進袁世凱稱帝，立場搖擺而違逆時勢，自然招致疵議。關於劉氏政治節操的討論既多，本文不再贅述，討論將聚焦於其學術承轉之跡。

自 1903 年發表《黃帝紀年說》，撰《中國民族志》、《攘書》與《中國民約精義》等書，此後大

① 錢玄同：《序》，見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書首，1936 年寧武南氏校印本，第 1 頁 a—b。下文引述劉師培著述，多依此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本，只注書名及頁碼。

約十七年的學術歷程裏，劉師培著作宏富，就 1936 年編纂之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而言，計有 74 種，而散佚或未收的篇章仍多。錢玄同依其“前後見解之不同”，以 1903—1908 年為前期，1909—1919 年為後期，分為二期，並就其政治思想、學術史論述、語言文字之主張、經學考辨以及古籍校釋等方面，逐一綜述其梗概，並比較前後期之異同。^①其實，所謂“前後見解之不同”，主要涉及劉氏政治態度或社會主張之改變，又因處境不同，著述風貌隨之而異；至於論述古今學術，尤其經學的宗旨，則未必真有前後期之差別。專就經學而言，前期多在《國粹學報》等刊物上發表，故多劄記或短篇之作，且有意關照時事；後期則多箋釋、校勘之專著，宗“漢學”的純學術性格更形濃厚。^②撰作形式或風貌誠然有所不同，論述的內容則往往前後延續，劉氏的經學思想有其連貫性。因此，下文考察其經學的傳承與嬗變，以劉氏家學為參照，而非拘於錢氏所分前、後兩期之說，以免畫地自限。

在中國傳統學術的現代轉型歷程中，經學的今、古文之爭是眾所矚目的議題，《春秋》學公羊、左氏之爭又常為爭論核心。學者論述這個時代的學術變遷，往往側重晚清今文學，古文學派的影響如何，相對較受輕忽；或者，雖兼顧今、古文，又多以康有為、章炳麟為代表，一度與章氏齊名的劉師培，益形寂寞。雖其節操可議，專就學術而論，仍不失為一代名家，若長期忽略，總無法如實、完整地反映當時的學術面貌。何況儀徵劉氏之學，自劉文淇至劉師培，研經以《左傳》為中心，無論考察其如何傳續家學，或關注其如何轉化以回應世局與學術議題，都饒具意義。

二、傳續家學

儀徵劉氏之學，昉自劉文淇，自嘉慶年間至清末民初，形成四世百年之家學。劉氏家學，博通而有專主，主治《左傳》，尤以撰述《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》（以下省稱《疏證》）為核心志業。文淇首部《左傳》學專著為《左傳舊疏考正》，於道光十八年（1838 年）刊行。當年十月，汪喜孫致書，推崇其“蔚為經師”，治經能“辨別孔沖遠之勦說雷同，不分古今文門徑，不分南北學師傳……溯皇侃、熊安生、劉焯、劉炫之疏義，審賈、董、鄭、許之師法，以上追周、秦古義，周、孔古書”，教育弟子則多“通經致用”而可為良吏。^③另撰《疏證》一書，纂成長編八十卷，折衷撰稿則僅寫定隱元年至四年一卷。第二代毓崧，稟承父志，致力續成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二經之舊疏考正，至於《疏證》，則未及兼顧。他揭櫫“通義”之旨以名其堂，有意準此宗旨，“采秦、漢已來發明一家要誼者，咸甄錄之，擬編為《春秋左氏傳大

① 錢玄同：《序》，見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書首，1936 年寧武南氏校印本，第 2 頁 a—6 頁 b。

② 參見陳奇：《劉師培的後期經學》，《貴州師範大學學報》（社會科學版）1999 年第 1 期，第 20—21 頁。

③ 汪喜孫：《致劉孟瞻書》，見《國粹學報》第 1 年第 2 號，第 1 頁 a—b。此文由劉師培發布刊登，後收入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之《左盒題跋》。

義”，又“旁推群經，凡儒先說經有上可明王道，下可識人心風俗者，旁搜博采，擬編爲《經傳通義》”等，^①諸書皆“擬編”而未成，却對後人具指引作用。第三代壽曾繼起，志在完成《疏證》，於是嚴立日程，孜孜以赴，二弟貴曾也參與助纂，續撰至襄五年，而齋志以歿。壽曾表述其家學時，曾強調：“先大父與諸老輩及門人，爲著書之約，疏證群經，廣江、孫、邵、郝、焦、陳諸家所未備。先徵君以通經考古爲同志，率月必會文，互相評隲，成《邗上精舍集》十卷。蓋君子於學，非僅自爲之而已，必將事賢友仁，以淑其身，以化於其鄉，而美其風俗。”^②那麼，劉氏家學，其實寓有淑其身、化其鄉，改善人心風俗的經世意向。正是在此家學薰陶之下，第四代的劉師培，自幼習知經學之脈絡源流，通曉古義，並嫻熟校勘、箋釋之法。一旦感受世局變化，毅然倡議改革，甚至投身革命，常思以《春秋》、《左傳》等群經大義接軌於新時代的思潮，其得失固非一言可斷，而通經以致用的懷抱，固已顯露無遺。^③

劉師培自幼聰穎，富於文思詩才，又稟承家風，學術根柢深厚。光緒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，劉氏年方二十，一方面準備參加4月會試，一方面關切鄉邦學風，行前撰《留別揚州人士書》，3月10日刊登於《蘇報》，文中倡議：富室子弟應多留學東京，地方上則宜設師範學會，並集資興學，以利教育普及，且應徧及女子教育。該文篇首並揭櫫國運盛衰繫乎學術之基本信念，曰：

僕聞文明諸國之盛也，人無不學，學無不成，而野蠻之國則反是。中國數十年來，所習非所用，所用非所習，故列強目爲無教之民，而社會無復日新之望。近者，諸志士恥爲亡國之民，知非學無以立國，於是或遊學東京，或私立私塾，務祈廣開智識，輸入文明，誠盛舉也。揚州處江淮之間，乾嘉以來，學術稱盛。今處優勝劣敗之世，竟無一人焉具超群之識而與世界學術爭一日之長，可恥孰甚焉！^④

基於揚州一地“乾嘉以來，學術稱盛”的自覺，劉氏審度學術盛衰消長之趨勢，感歎士人普遍“所習非所用，所用非所習”，慨然興起“與世界學術爭一日之長”的志向。當年會試落第，他隨即全心投入推動揚州鄉人出洋留學與設立師範學會等活動，積極草擬章程，將上述主張付諸實行。不久，又在友人王鍾麒（字毓仁，又作郁仁）與林獬（字少泉）影響下，轉赴上海，會晤“愛國學社”志士，參與革命行列，先後結識蔡元培、章炳麟、鄧實等人，拓展交遊。身爲儀徵劉氏之學的傳人，素負學界厚望，年長十餘歲的章炳麟與之交友，年紀相當的黃侃更折節尊之爲師。數年間，曾參與《國粹學報》《民報》《天義報》《衡報》等多種報刊之創設，主筆撰稿，

① 劉壽曾：《先考行狀》，《劉壽曾集》，臺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1年版，第108頁。

② 劉壽曾：《涇宦夜集記》，同上書，第55頁。

③ 以上略述儀徵劉氏之家學，詳見拙著：《清代漢學與左傳學——從古義到新疏的脈絡》第六章，里仁書局2007年版，第265—270頁。

④ 劉師培：《留別揚州人士書》，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十二至十三日（陽曆3月10—11日）《蘇報》，臺灣學生書局1965年縮印版，第67—68頁。

於是影響漸廣。^①

有“少年國學大師”之譽的劉師培，對於傳統學術涉獵既廣，復積極吸取進化論、民約論等西學新知，為中國與歐美學術傳統之接合轉軌，投注心力。同時，劉氏本於“非學無以立國”的信念，為廣開民智而積極引介世界文明，撰述之際常援引經傳古義相發明，根柢家學而申張《左傳》，更是不遺餘力。

劉師培因應時勢，推闡古經要義，以指陳《左傳》嚴於華夷之界，而富民權思想，最具代表性。^②早期撰《攘書》，標榜“攘夷”，從地域、種族、歷史、文化、學術各方面，昌言排滿，以光復漢族。^③其中，《夷裔篇》引述孔子“裔不謀夏，夷不亂華”一語，重申“華夷之防，百世垂為定則”；相對的，《公羊傳》所謂“進夷狄於中國”，則有意鼓勵“中國之用夏變夷”，以中國之禮義教化，使天下同進於文明。文中兼採劉逢祿之說，曰：“中國、夷狄以有禮義、無禮義而分，非處九州之外者皆夷狄也”，並又溝通於新學，指夷、華之分“猶西人之言野蠻、文明耳”，“視其進化之程度”而別。雖然以文明進化為準，本不拘於地域、種族，劉師培仍極力強調，“據此以蕩華夷之界，則殊不然”，這正是針對常州公羊學者之說，直指此說“最有流弊”。^④“裔不謀夏，夷不亂華”一語，載於定十年《左傳》，劉氏依此立義，而通乎《公羊傳》，兼採常州學者之說，却也不諱言對其異說的不滿。撰《讀左劄記》時，劉氏又進一步揭舉《左傳》精義，認為：

《公》、《穀》二傳之旨，皆辨別內外，區析華戎。吾思丘明親炙宣尼，備聞孔子之緒論，故《左傳》一書亦首嚴華夷之界。僖二十三年《傳》云，“杞成公卒，書曰‘子’，杞，夷也”；二十七年《傳》云，“杞桓公來朝，用夷禮，故曰‘子’”——此《左氏傳》之大義，亦孔門之微言也。^⑤

並且推崇漢儒能發明《左氏》之義，補所未足，曰：

賈、服諸儒為《左氏》作注，進夏黜夷，足補傳文所未及。隱元年“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、仲子之賵”，賈注云：“畿內稱王，諸夏稱天王，夷狄稱天子。”——非區別夷夏之意乎？僖四年“楚屈完來盟于師”，服注云“言來者，外楚也”；僖二十八年“楚殺其大夫得臣”，賈注云“不書族，陋也”；哀十三年《傳》“乃先晉人”，賈注云：“外傳曰：‘吳先敵，晉亞之。’先叙晉，晉有信，又所以外吳。”——非屏斥夷蠻之意乎？昭九年“陳災”，賈、服注云“閔陳，

① 劉師培之生平事蹟，參考梅鶴孫著、梅英超整理：《青谿舊屋儀徵劉氏五世小記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；方光華：《劉師培評傳》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1996 年版；萬仕國：《劉師培年譜》，廣陵書社 2003 年版。

② 參見陳慶煌：《論左倉對於春秋左氏學之貢獻》，《孔孟學報》第 53 期（1987 年 4 月），第 254—256 頁。

③ 參見胡楚生：《劉師培攘書研究》，《清代學術史研究（續編）》，臺灣學生書局 1994 年版，第 145—156 頁。

④ 劉師培：《攘書·夷裔篇》，第 2 頁 b—3 頁 b。

⑤ 劉師培：《讀左劄記》，第 2 頁 a。

不與楚，故存陳而書之，言陳尚爲國也”；昭二十三年“吳敗頓、胡、沈、蔡之師於雞父”，賈注云“雞父之戰，夷之，故不書晦”——非禁蠻夷之窺中國乎？《春秋》古誼，賴此僅存，自杜預《注》興，而攘夷之旨失矣。可不嘆哉！^①

《左傳》嚴於華夷之界，賈逵、服虔之舊注時有闡述，上述諸例往往申明進夏黜夷之旨，可以輔翼經傳。既彰明古義，又特別指出：“自杜預《注》興，而攘夷之旨失矣。”劉氏《左傳》學申漢儒、抑杜《注》的宗尚，已然表露。^②

推翻滿清君政，除申明華夷之辨以爲民族革命立論，還須申張民權思想，劉師培也由《左傳》勾稽古義，藉以縫合疏通。西學東漸，《民約論》、《法意》等典籍相繼傳入，繼公羊學者援引《公》、《穀》二傳以相發明，《讀左劄記》則特意揭示《左傳》“責君特重而責臣特輕”之義。劉氏指出：宣四年“凡弑君，稱君，君無道也；稱臣，臣之罪也”此一凡例，寓含重民而儆人君之義。隱四年“書曰‘衛人立晉’，衆也”之傳，可證古有“君由民立”之事。此外，《左傳》所載春秋時事或賢士大夫之粹言，亦“多合民權之說”，甚至國有大事則國君往往“朝國人”而問焉，載見定八年及哀元年等，可徵當時“政由民議”之風。劉氏不忘強調：“君由民立”之義，《左傳》與《公》、《穀》二傳相同；襄十四年師曠語，則與孟子“殘賊之人謂之獨夫”之旨相通；而“政由民議”也“合於《周禮》詢危、詢遷之旨”。^③經傳、諸子所載先儒大義，彼此相通，此一見解在《群經大義相通論》中又加以暢論發揮。要而言之，《左傳》重民而黜無道之君之精神，與孟子斥“獨夫”而肯定革命之思想，意旨相通，爲先秦儒家極富理想之精義。劉氏探掘傳統學術中的民本思想，貫注新的活力，俾爲民權運動添一助力。凡此論述，實能轉化家學，而具時代意義。

三、辨僞闢誣

劉師培立論多援據群經古籍，彰顯《左傳》大義尤爲特色，但也往往兼採《公》、《穀》二傳，爲落實教育改革理念，撰寫各種“教科書”，如《國學發微》、《經學教科書》等，亦大抵不拘守門戶，繹經論史，往往貫通經傳、諸子，《群經大義相通論》固然如此，以《韓非子》、《呂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諸子書考辨《左傳》議題，^④也同有此風。應予強調的是，“不分古今文門徑”，劉文淇以來家學已然如此；而博通經傳、諸子與《左傳》相通之大義，則克紹毓崧“通義堂”之治學旨趣，尊信《左傳》，申漢義而抑杜預，此一學術宗尚，自然也受家學影響。以家學爲根柢，又因應世局需求與學術議題而嬗變轉化，相關論述遂帶有時代的印記。

① 劉師培：《讀左劄記》，第2頁a—b。引述時省略原文之小字夾注，下文同。

② 關於劉師培申漢抑杜之學術傾向，可參考張廣慶：《劉申叔春秋左氏學申漢難杜說》，《書目季刊》第22卷第2期（1988年9月），第47—60頁。

③ 劉師培：《讀左劄記》，第2頁b—4頁a。

④ 詳見劉師培：《左氏不傳春秋辨》、《周季諸子述左傳考》、《左氏學行於西漢攷》等文，見《左盦集》卷二。

清末，常州今文學興盛一時，劉逢祿、康有為等頗藉《公羊傳》申張己見，解經不同，遂力攻《左傳》。劉文淇早年由舅氏凌曙教導啓蒙，如沈欽韓《與劉孟瞻書》所言，“尊舅爲劉逢祿輩所誤，溺於《公羊》，獨足下餘波不染”，^①儀徵劉氏之學專主《左傳》，未受常州學風影響。劉壽曾續撰《疏證》，條列“注例”三則，其一日：“釋《春秋》必以周禮明之。”夾注中又強調：“《公羊》家言《春秋》變周之文、從殷之質，殊誤。”以爲若依此說，“則亂臣賊子皆具曰予聖，而藉口於《春秋》之改制矣。”^②婉轉回應公羊學者“改制”之說，寄寓針砭之微意，但引而未伸，未作正面反駁。劉師培上承家學，面臨今文家說日熾，既高唱孔子改制，又謂《左傳》不傳《春秋》，甚至質疑爲劉歆僞作，乃不能不加以辨正，在清末民初以來《左傳》真僞議題之考論方面，有奠基開路之功。

前期撰《讀左劄記》，屢屢點名關斥劉逢祿，羅舉史料，條辨件析。劉師培指出，孔子因古史作《春秋》，這猶如以“本國歷史教科書”教育弟子，“課本所舉，僅及大綱，而講演之時，或旁徵事實，以廣見聞，或判斷是非，以資尚論”。^③後期所撰《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》（以下省稱《古例詮微》），首論“崇經”，發揮司馬遷、王充等人之說，謂孔子筆削古史而“思抒於衷”，重申《春秋》“於事於禮，僉有因依；於旨於詞，則爲制作”。^④而且，三傳同源，均述孔子之微言，“惟所記各有所偏，亦所記互有詳略耳”，公羊、穀梁二家口授相傳，而左氏“復參考群書，傳示來世”；依先秦諸子，及漢初儒者所述，《左傳》在劉歆以前早已流傳，絕非僞造。^⑤其中，率先指陳《左傳》於西漢初年已行於朝廷，以及今文經師如伏生、董仲舒等亦多所徵引，更是一大貢獻。^⑥《論孔子無改制之事》則上承劉壽曾之見，復針對康有為等近人之說，加以批駁，認爲孔子“從周制而兼考古制”；“謂之改古制，不可；謂之改周制，尤不可”；改制之說雖起於漢儒，康有為等始執爲定論，又輔以自創之新說，強以儒家爲宗教，視孔子如教主，甚至“其有不言創教改制者，則目爲僞經”；諸如此類，既妄且悍，劉氏乃“推其立說之源，並考其立說之互歧，以確證其失”。^⑦劉氏所論，典據詳明而條理明晰，指陳古代制度因時、因地而殊，具有史識；重新訓解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“據魯、親周、故宋”一語，尤其能斧底抽薪，動搖改制說的根基。^⑧論及《左傳》性質，《讀左劄記》已舉數例，論證“漢初諸儒莫不以《左傳》爲釋經之書”；^⑨《左盒集》又有

① 沈欽韓：《與劉孟瞻書》，《幼學堂文稿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，第283頁。

② 見點校本《疏證》書首之“注例”，中文出版社1979年版。劉氏所謂“周禮”，原指六藝群經所代表的周代禮樂制度，參見劉毓崧：《周官周禮異名考》，《通義堂文集》卷三，第1頁a—2頁a，藝文印書館1970年影《求恕齋叢書》本。

③ 劉師培：《讀左劄記》，第7頁a—b。

④ 劉師培：《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》，第1頁b—2頁a。

⑤ 詳參劉師培：《讀左劄記》，第7頁a—14頁b。又《左盒集》卷二，第1頁a—14頁b。

⑥ 沈玉成、劉寧：《春秋左傳學史稿》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354頁。

⑦ 劉師培：《論孔子無改制之事》，《左盒外集》卷五。

⑧ 參見趙伯雄：《春秋學史》，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780—781頁。並參見路新生：《經學的蛻變與史學的轉軌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190—196頁。

⑨ 劉師培：《讀左劄記》，第6頁a—b。

《左氏不傳春秋辨》專文，援據《戰國策》、《韓非子》所引，指陳書法義例與“君子曰”等解經文字俱原書所有，非出於後人附益；^①《古例詮微》再就其詳於敘事，申明其“事因史記，而旨主闡經”，對照經傳之詳略有無，大抵“傳詳經簡，所以抒行事而闡譏褒；傳有經无，所以明刊削而昭簡擇；經文之例，遠略近詳，是以王室之爭、晉邦之亂，僖、文以上，有傳無經”。^②前後期之《左傳》論述，見解連貫而延續推展，可由此略見一斑。

誠如錢玄同所陳，劉師培“不反對今文經說，而反對今文家目古文經為偽造，及孔子改制託古之說也”。^③其辨偽闢謬，以對應常州公羊學者為主，並不排斥《公》《穀》二傳，與劉逢祿、康有為等攻《左傳》如仇讎，態度迥然不同。

四、續述《疏證》

梁啟超論清代學術，指出：“清學自當以經學為中堅，其最有功於經學者，則諸經殆皆有新疏也。”^④儀徵劉氏之《疏證》，有意薈萃一代經說，成為眾所矚目的一部《左傳》新疏。這是劉氏四世傳經的家學核心。

如上文所言，劉文淇草創《疏證》，壽曾上承祖父未竟之業，也只續撰《疏證》至襄公五年。壽曾二弟貴曾，鑽研星曆以為襄助，於《疏證》一書“欲助伯兄廣成之而未逮”，別撰《左傳曆譜》而“昭公二年以下，屬艸未竣”，亦未成書。^⑤此後，主要由第四代的劉師培擔起續述先業的重任，“曾載理先祖《左氏》長編，並習三統天算”，為完成《疏證》作準備。^⑥劉氏在《讀左劄記》書首曾自我表述說：

昔先祖孟瞻公昌明左氏之學，以左氏古義阨於征南，因掇拾賈、服、鄭三君之注，疏通證明，作《左氏傳舊注疏證》，上徵子駿、叔重之師說，近采顧、惠、焦、洪之遺編，未下己意，以定從違。……予束髮受經，思述先業，率率人事，理董未遑，先成《讀左劄記》一書，雖采輯未豐，亦考訂麟經之一助也。^⑦

所謂“予束髮受經，思述先業”，則心中早蓄此志。唯激於時勢而投身革命，又一度流亡日本，未能從容董理。撰《讀左劄記》等單篇短文，固不免取資先人成說，未嘗不是初步研習的成

① 劉師培：《左盒集》卷二，第6頁a—b。

② 劉師培：《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》，第3頁a—b。

③ 錢玄同：《序》，見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書首，第5頁b。

④ 梁啟超：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，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，第81—82頁。

⑤ 劉師培：《先府君行略》，《左盒集》卷六，第2頁b。

⑥ 說依劉富曾：《亡姪師培墓誌銘》，見《青谿舊屋儀徵劉氏五世小記》，第93頁。

⑦ 劉師培：《讀左劄記》，第1頁a。

果，其中不乏紬繹闡述之心得。唯身處動盪變遷的世局之中，終究無法安心撰述。劉氏曰：“惜屬稿未盡，賡續無期，言念及此，能無痛乎！”^①絕非置《疏證》先業於不顧。張舜徽指責他“對此不感興趣，親見其伯父壽曾所補襄公四年便止，他竟無意去完成它”，^②純屬臆斷，未免厚誣前人。

劉師培不僅有紹述先業之志，而且曾付諸實行，只是限於客觀條件，不克成事。宣統元年（1909年），劉氏由日本返國，脫離革命陣營，轉投端方幕下，寓居南京時，致二姐夫林寶麟家書中曾表達：

顧念先著未成，於《左疏》一書，不得不速為賡續，於二年以內刊板行世，以為續述先業之一助。^③

在端方資助下，當時正積極賡續《疏證》，擬於“二年以內刊板行世”。由另一封家書可知，當時曾由助手分抄原稿，劉氏曰：

《左疏》舊稿現已發抄，嗣後定當隨編隨刻，以期速成。^④

《左疏》“舊稿”即劉壽曾手撰之《疏證》稿本，這是“原稿”，發抄之後，遂有另一部清抄的“副稿”，兩部《疏證》今皆收藏於上海圖書館。^⑤劉師培計劃“隨編隨刻，以期速成”，奈何革命情勢熾至風起，兩三年內輾轉南北，1911年端方身亡，劉氏乃頓失倚靠，發抄舊稿、隨編隨刻的工作遂告中斷。

清抄本《疏證》中仍有不少刪修增補之筆，足見劉氏續述先業，不僅僅抄纂整編而已。而且，原稿本《疏證》中有一則眉批，筆跡與壽曾、貴曾不同，疑即師培手筆。宣四年《左傳》“凡弑君，稱君，君無道也；稱臣，臣之罪也”之上，眉批曰：

引左丘《群經大義相通論》：“宣四年《傳》云：‘凡弑君，稱君，君無道也。’案：《荀子·

① 劉師培：《讀左劄記》，第19頁a。

② 張舜徽：《揚州學記》，《清儒學記》，齊魯書社1991年版，第467頁。

③ 劉師培：《與定安先生書》，家書手稿今藏揚州圖書館。說並參見劉建臻：《清代揚州學派經學研究》，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300頁。

④ 劉師培：《又與定翁書》，家書手稿今藏揚州圖書館。

⑤ 今藏上海圖書館之《疏證》“原稿”，除部分增補修改之文字，如顧廷龍所言，“實壽曾一人之筆”，為劉壽曾手撰之稿本。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《疏證》依上海圖書館所藏另一部抄本影印，實為“副稿”，却在書首著錄此為“稿本”，劉建臻對此有所辨正，指出此為劉師培於南京時“發抄”之成結果，衆手所寫，故筆跡不一。說詳劉氏：《清代揚州學派經學研究》，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301—302頁。可惜劉先生未注意另有一部“原稿”，致部分推論有誤，亦須釐清，說詳拙著：《清代漢學與左傳學——從古義到新疏的脈絡》第六章，里仁書局2007年版，第282—285頁，及第321頁注61、注63。

正論篇》云：‘湯、武者，民之父母也。桀、紂者，民之怨賊也。今世俗之爲說者，以桀、紂爲君，而以湯、武爲弑，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。’（又《議兵篇》曰：‘湯、武之誅桀、紂也，拱挹指麾，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，誅桀、紂若誅獨夫，故《太誓》曰：“獨夫紂”，此之謂也。’）此即‘弑君，稱君，君無道’之義也。荀子之說，與孟子對齊宣王之說合。又《左傳》襄十四年晉師曠曰：‘天之愛民甚矣，豈可使一人以縱其上，以肆其淫。’亦爲荀子之說所本。而《左傳》此語，後儒集矢紛紜，抑獨何歟！”^①

如上文所述，《讀左劄記》揭舉《左傳》重民而責君特重之大義，曾指出師曠語與孟子相合，而《群經大義相通論》之《左傳荀子相通考》，再次暢論此義，指其爲荀子所本，《左傳》義與孟子、荀子諸大儒之說相通。此義足補先人所未發，故引錄於此條疏證之天頭。此外，劉氏存世之遺稿中，有《春秋古經箋》及《春秋古經舊注疏證》殘稿，亦爲紹述《疏證》之相關著作，雖未成書，其用心可鑒。《春秋古經箋》僅存卷七至卷九，計三卷，起自宣公元年，至襄公十年止，專就經文箋釋，而且解說側重義例。劉氏《疏證》原本“專釋訓詁、名物、典章，而不言例”，^②《春秋古經箋》的取向，明顯有別。《春秋古經舊注疏證》存隱元年零稿三頁，從書名看來，也先專釋《春秋》經文，雖僅疏釋“隱公第一”、“春秋古經”及“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”數條，可以略見其體式構思，試與《疏證》對勘，也有差異。^③

綜上所述，可見劉師培續述家業，不止於守成，非僅抄校整理，從體式到疏證內容都有所調整，既思以一己之創發增補《疏證》，解經轉向注重書法義例，更逐漸逸出《疏證》既定之規模。那麼，楊向奎評述劉氏著作，謂“陳義雖多，但未出《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》之原有範疇”，^④實大有商榷餘地。

五、詮說古例

劉文淇依循惠棟確立之“漢學”典範，撰述《疏證》旨在刊正杜預而申明漢儒之古義，疏通證明一以訓詁、名物、典章爲主，並明確表達“不言例”之立場；對於《左傳》義例，則認爲“《春秋釋例》一書，爲杜氏臆說”，“其《左氏》凡例，另爲一表，皆以《左氏》之例釋《左氏》，其不知者，概從闕如”。^⑤劉壽曾遵此原則續撰《疏證》，纂輯《春秋五十凡例表》認爲完成祖父遺志。

① 見上海圖書館藏“原稿”本《疏證》。並參見劉師培：《群經大義相通論》，第11頁a。

② 劉文淇：《與沈小宛先生書》，《青溪舊屋文集》卷三，清光緒九年刊本，第9頁b。

③ 曾聖益對《春秋古經箋》及《春秋古經舊注疏證》殘稿有仔細的分析討論，參見曾氏：《儀徵劉氏春秋左傳學研究》，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05年，第484—498頁。

④ 楊向奎：《劉師培申叔學案》，《清儒學案新編》第六卷，齊魯書社1994年版，第509頁。

⑤ 劉文淇：《與沈小宛先生書》，《青溪舊屋文集》卷三，清光緒九年刊本，第9頁b。

均未能成書。^①而隱七年《疏證》有云：

此五十凡，乃《左氏》一家之學，異於《公》、《穀》。賈、服間以《公》《穀》釋《左傳》，是自開罅隙，與人以可攻。杜氏既尊五十凡為周公所制，而其《釋例》又不依傳文以為說，自創科條，支離澆繞，乃是杜氏之例，非《左氏》之例也。今證經傳，專釋訓詁、名物、典章而不言例；另為《五十凡例表》，均以《左氏》之例釋《左氏》。其所不知，概從闕。^②

五十凡例既是《左傳》一家之學，自當“以《左氏》之例釋《左氏》”，不取杜預之說，對於賈逵、服虔“間以《公》《穀》釋《左傳》”也不以為然，其說有疑，寧付諸闕如。劉師培之《左傳》學專著，却致力於詮說義例，以為箋釋經傳之基礎，補先人之業所不足。此一轉變，緣於闢斥常州公羊家之詁難，繼論證《左傳》非劉歆偽造，進而由書法義例，推闡《左傳》確屬解經之傳。

關於研治《左傳》的新課題，劉師培認為主要有三，曰：

今觀《左氏》一書，其待後儒之討論者約有三端，一曰禮，二曰例，三曰事。^③

由於劉逢祿、康有為一派相繼質疑，《左傳》是否為解經之“傳”的地位動搖，加以民國初年“疑古”風潮盛行，如何論證其性質，成為首要之務。因此，劉氏《左傳》學專著，尤關注於“例”。劉氏認為：

經傳相明，咸主義例，詮經之要，莫尚於斯……例生于義，義炳于經；經無非例之條，傳以揭凡為主。兩漢先師，依例為斷，是以辭無凌越，而言成文典……杜氏上倂師傳，下叢經詁，明其恢誕則罪踰輔嗣，挾彼播誣則謬浮梅賾，信夫嚮壁之虛言、無當之危說矣。^④

詮經要務，首重義例，解說義例則尊兩漢先師，而不取杜預。此一治經傾向，承自家學，而上接清代“漢學”的學術脈絡。“漢學”典範主導下的《左傳》學，興起一波又一波挑戰杜預的潮流，糾謬補缺，極詆其失，劉文淇甚至說：“覆勘杜《注》，真覺痼痼橫生。”^⑤劉師培繼之，更指“杜說之誤，屬於訓詁、典制者，其失小，屬於義例者，其失巨”，^⑥相對的，“漢儒治左氏者，劉、

① 劉顯曾會試硃卷，及師著光選拔貢卷，俱載劉壽曾著有《春秋五十凡例表》，見顧廷龍主編：《清代硃卷集成》，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75冊，第491頁，及第389冊，第354頁。又，依劉師培所言，壽曾“旁治《左氏》凡例，亦未成書”。說見《讀左劄記》，第1頁a。

② 點校本《疏證》，中文出版社1979年版，第42頁。此條“疏證”，遵循劉文淇《與沈小宛先生書》之構思，復加以補充，可以兩相對照。

③ 劉師培：《讀左劄記》，第15頁a。

④ 劉師培：《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》，第24頁b—25頁a。

⑤ 劉文淇：《與沈小宛先生書》，《青溪舊屋文集》卷三，清光緒九年刊本，第8頁b。

⑥ 劉師培：《春秋左氏傳傳注例略》，第4頁b。

賈、許、穎，均以義例說經”。^①如此，則申漢刊杜，自不能不推闡義例。然而，依劉氏考察：

近儒箴杜說者，有崑山顧炎武、元和惠棟、吳沈欽韓、山陽丁晏，其所發正，率詁故章句之微；別有陽湖洪亮吉、嘉興李貽德，粗治漢說，其于義例，復尠會通，既摭今文，兼淆杜義。散儒察辨，亦非詮經之要也。^②

因此，廣續清代“漢學”的脈絡，並發揚家學，劉師培鑽研《左傳》，申漢匡杜的重心轉以義例為主。他曾自述說：

自曾祖王父治《左氏》學，作《舊注疏證》，漢儒故訓甄錄靡遺，惟舊例未遑哀輯。師培繼承先業，於廣續《疏證》之暇，知五十凡例之說，基於征南，漢儒之說，則以凡與不凡無新舊之別，經有異文，莫不著義。因刺取《釋例》及唐《疏》所引者，援類以區，錯綜以求，厥歸冥素以探其旨。積思既久，舉所謂名例、地例、事例、禮例、災異例者，咸豁然通貫。又以時月日之例，近儒治二傳者咸有專書，惟《左氏》獨缺，迺先取漢例涉及時月日者，略詮其蘊。^③

又曰：

師培束髮受學，耽味古經，以爲經者制作之微言，傳者經文之通釋，至於文質詳略，不必盡同。雖制象曲成，而善言應類。杜例所汨，宜有糾繩；漢說既微，寔資闡發。用是紬漢說而張微學，退杜例而簡異端……^④

自《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考》，以及《春秋左氏傳答問》、《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》、《春秋左氏傳傳例解略》、《春秋左氏傳例略》、《春秋左氏傳傳注例略》等一系列著作，甄異闡微，莫不本於紬漢說、退杜例之基本主張。

其中，劉師培有別於先人的重要創發，在於明指“五十凡例之說，基於征南，漢儒之說，則以凡與不凡無新舊之別”。相關論著中，一再闡述斯旨，並曾舉例說明，曰：

“天子無出”，《傳》不言凡；“自周無出”，《傳》則言凡。“如二君，故曰克”，《傳》不言凡；“得雋曰克”，《傳》則言凡。二例實符，安得區屬周、孔？又，同盟赴名，不與會不書之

① 劉師培：《春秋左氏傳傳注例略》，第3頁b。

② 劉師培：《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》，第24頁b—25頁a。

③ 劉師培：《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考·序目》，第3頁a。

④ 劉師培：《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》，第25頁a。

屬，亦同例再見，互有略詳。是知凡與不凡，同為經例。其先詮書法，繼復闡論，或綜括偶類之例者，大抵表凡為區，誌禮亦然，舍斯則否。故杜以書凡屬禮經，漢師概以書凡為《傳》例。既為《傳》例，則不凡之例，與書凡同，不必拘五十凡、四十九凡之數也。^①

關於《左傳》義例，劉文淇固“未遑哀輯”，壽曾擬撰之《春秋五十凡列表》，也仍局限於杜預“五十凡”的成說，師培始跳脫魏晉以來窠臼，謂“杜預以下悉以五十凡為周公舊典，魏晉以前，未聞斯說”，^②依漢儒，則書“凡”與否並無新舊之別，自然也就不必區分何者出自周公、何者為孔子之意。劉氏認為：

蓋經文始末，既出孔修，史法所宗，禮文所約，均歸經例，匪屬史文……凡與不凡，概因經立，鴻筆之人，惟主丘明。^③

孔子據史官簡策而有所因革，《春秋》筆削之書法義例也有所因循，既經予奪裁斷，則史法、禮文“均歸經例，匪屬史文”；而丘明立例詮經，或書“凡”，或否，實詳略互見，隨文而發，並非區別新意或舊例。

依《古例詮微》，劉氏論述《左傳》義例，主要包括時月日例、名例、禮例、地例、事例、詞例等六大項目，^④個別條例或傳文之詮解得失，有待商榷權衡，^⑤而跳脫杜預之框架，另行擘畫《左傳》義例之學的體系，這學術意義已不限於回應今文家說，而拓展了劉氏家學既有之範圍。

六、結語

劉師培之《左傳》學，淵源於家學，激於時勢所需，又因應晚清常州今文學者之詆毀攻擊，乃紹述先業而補所不足，其研治重點，乃由箋釋經傳轉向考辨真偽等議題，討論書法義例之專著，亦由此而發。以家學為根柢，相關論述，不免資取先世成說，但劉師培頗能發揮通經應世之精神，多所闡發；雖然疏通中西古今之義，往往有附會之病，仍具有反映時代現象的意義。整體而觀，劉氏傳承家學，依循漢儒舊說，不免有其局限；然而，晚清至民國初年的學人當中，毅然肩承“漢學”傳統，對新興議題作出回應，劉氏無疑具有代表性，也有其貢獻。援引周秦兩漢典籍以考證《左傳》早已流傳，解經之語為原書所固有而非後人附益，凡此論述，有

① 劉師培：《春秋左氏傳答問》，第3頁a。

② 劉師培：《春秋左氏傳例略》，第2頁b。

③ 劉師培：《春秋左氏古例詮微》，第7頁a—b。

④ 參見曾聖益：《儀徵劉氏春秋左傳學研究》，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05年，第449頁。

⑤ 朱冠華曾針對《春秋左氏傳答問》一書逐條辨析，商榷得失。參考朱氏：《劉師培春秋左氏傳答問研究》，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683—692頁。

闢徑開先之功，津逮後學，而屢有回響。^①舉其犖犖大者而言，如楊向奎《論左傳的性質及其與國語的關係》、錢穆《劉向歆父子年譜》等，雖後出轉精，見解不盡相同，大抵依循其方法論證《左傳》之流傳與性質；^②劉正浩也深受啓迪，因而撰《太史公左氏春秋義述》及《周秦諸子述左傳考》、《兩漢諸子述左傳考》三書；^③吳靜安《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續》一書，更志在延續儀徵劉氏之學，疏證襄公六年以下至哀公二十七年之經傳，採錄劉師培之說甚多，而且此書“以禮、例、事三者爲宗”，^④正是遵循劉氏矩矱，爲其《左傳》學的傳承者。劉氏對民國以來《左傳》學之發展，有不容忽視之影響。

① 陳慶煌以此論劉氏“另開闢研究《左傳》之蹊徑”之貢獻，見《論左丘明對於春秋左氏學之貢獻》，《孔孟學報》第53期，第256—266頁。

② 沈玉成、劉寧：《春秋左傳學史稿》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367頁。路新生：《經學的蛻變與史學的轉軌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211—213頁。

③ 劉正浩：《周秦諸子述左傳考·自序》，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版，第1頁。

④ 徐復：《序》，見吳靜安：《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續》，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2頁。

